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十三章 心藥

病到旬餘，人歸天末，未語離衷，先看病態。瘦減丰姿，非復別時面目；驚殘春夢，尚餘枕上生涯。梨娘自臥病以來，日與藥灶為鄰，夜共蘭■結伴。愁帳一幕，被冷半牀。室中惟鵬郎、秋兒二人，為之進湯藥、報晨昏，而來去無常，亦非終日相伴不去者。冷清清境地，寂惻惻時光，一枕幽棲，大有夜台風味。深深庭院，黯黯簾櫳，久不聞笑語之聲矣。筠倩歸來，鵬郎已奔入報告梨娘，須臾筠倩直入室中，揭帳視梨娘，見其狀不覺失驚，幾欲泣下，呼曰：「嫂、妹歸矣。」梨娘喘息言曰：「我病甚，不能起，妹其怨我。」筠倩泫然曰：「梨嫂，梨嫂，一月不見，病至於此耶？睹嫂容顏，令妹肝腸寸斷矣。」梨娘歎曰：「薄命之身，朝不保暮；葳蕤弱質，至易摧殘。自憐孤影，未嘗傾國傾城，剩此殘軀，真個多愁多病。撫牀心死，對鏡容灰，天公安在？我命如何？筠姑，筠姑，汝所愛之梨嫂，將不久於人世也矣。命薄如儂，生何足戀？與其悶悶沉沉，生理愁坑，不若干乾淨淨，死返恨天。轉念及斯，萬恨皆空。一身何有？日惟僵臥待死而已，我他無所戀，所不能忘者，姑耳。深恐不及姑歸，遽然奄忽，數年來親愛如同胞之好姊妹，臨死不得一面，則雖死猶多遺恨。今幸矣，我病已深，汝歸正好，六尺孤兒，敬以相托。春秋佳日，如不忘往日之情，以冷飯一盂、鮮花一朵，相餉於白楊荒草之間，嫂身受之矣。」筠倩聞言，涕不可抑，拭淚言曰：「嫂勿作此不詳語，上帝，上帝，我為嫂祈禱。上帝勿使嫂痛苦，勿使嫂煩惱，為嫂驅病魔，為嫂求幸福。」言次，跌坐牀沿，俯其首、合其眼，喃喃作默禱狀。良久，忽張目視梨娘而言曰：「嫂病癒矣。」梨娘睹狀，不覺為之破顏一笑，謂之曰：「姑其顛耶，胡作此態？姑入校讀書，乃學得師婆子術歸耶？」筠倩與梨娘同居甚久，素念梨娘之心情，知此次之病，必係積鬱所致，而不知其實為情傷也。

筠倩既歸，遂為梨娘之看護婦，晨夕不相離，捧湯進藥，曲盡慇懃，加被易衣，倍加愛護。日長無事，則與病者談天說地，滔滔不竭。舉在外之所聞所見，或屬游觀之樂，或屬兒女之情，或屬身親目睹，或屬佚事遺聞，色色種種，凡腦海中所能記憶者，一一傾筐倒篋，盡情供獻於梨娘之前。而又加以穿插，雜以諧笑，如海客之談瀛，仙風飄忽；如名伶之扮演，花雨繽紛。筠倩熟而能詳，梨娘樂而忘倦，不知其身之在病中矣。此外更以學校之情形、他鄉之景物，以及遊戲之快樂、學問之進益，凡足以娛梨娘之心者，無不探諸懷中，翻諸舌底。時更引吭高歌，珠喉宛轉，好花之歌，春遊之曲，歌辭之最麗，音調之最佳者也。梨娘聽之，心曠神怡，積愁都化。筠倩日共梨娘談話，夜則與鵬郎同睡於梨娘病榻之旁。蓋筠倩善撫鵬郎，鵬郎亦相依若母，樂就阿姑眠也。此黑暗之病室，自筠倩歸後，頓大放其光明，愁幕揭開，生機充足，不啻為世界第一等最優之病院。雖病中十分，群醫束手，得此看護者知心著意，曲體病情，亦足令病魔退避三舍，生路頓開一線。況梨娘原非真病，不過心多惡感，胸積煩憂，萬種情懷，難拋孽種，一團愁塊，化作凝團，遂致兀兀不安，慳慳難起。筠倩以有趣味之談話，逗動其歡心、抑遏其愁火。曾無幾時，梨娘之病，十已去其八九，飲食亦能漸進。憔悴之中，已現活潑之神情，不久當就痊復。是筠倩之歸，實大有造於梨娘也，然筠倩之所以能藥梨娘之病者，猶不在此。

筠倩侍梨娘疾，無時不與梨娘談話以解其病悶。然梨娘之心事，彼究無從而知。雖極意慰藉，如隔靴搔癢，實未嘗搔著癢處也。一日謂梨娘曰：「嫂處深閨，亦知世界文明結婚亦尚自由乎？」梨娘曰：「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」筠倩曰：「舊式之結婚，待父母之命，憑媒妁之言，兩方面均不能自主。又有所謂六禮、三端、問名、納彩種種之手續。往往有客散華堂，春歸錦帳，我不知彼之才貌，彼不知我之性情。配合偶乖，終身貽誤，糊塗月老，誤卻古今來才子佳人不少矣。今者歐風鼓蕩，煽遍亞東，新學界中人無不以結婚自由為人生第一吃緊事。此求彼允，出於兩方面之單獨行為，而父母不得掣其肘，媒妁不能鼓其舌。既婚之後，雖生離死別，彼此均無所怨，則終風之賦，回文之織，庶幾可以免矣。」筠倩言至此，截然而止，自覺失言。念梨娘雖非不得於其夫，實歷遍生離死別之慘者，我不應再以此種語撥動其舊感也。

孰知梨娘聞其言，別有所感，其所感有出於筠倩意料之外者。此時梨娘腦海中若驟得一物者，不知其何自而來，欣快莫可名狀。又如驟失一物者，不知其何自而去，懊喪又不可言喻。片刻之間，哀樂紛呈，愁喜交並。而失意一方面終不敵其快意一方面，實覺肩梢之發展，胸廓之舒暢，達於極點。從此心頭一塊石，可以放下。筠倩一席話，竟為梨娘之續命湯、返魂丹，天下事之奇幻，實無有逾於此者。嗟嗟，梨娘何幸而遇此救星，筠倩又何不幸而與梨娘同墮情劫哉！

惡感在心，好言入耳。柔腸欲斷，異想忽開。梨娘聞筠倩言，忽思得一接木移花之計、僵桃代李之謀，計惟借助筠倩，方足以對付夢霞。以筠倩之年、之貌、之學問、之志氣，與夢霞洵屬天然佳偶。我之愛筠倩，無異於愛夢霞，就中為兩人撮合，事亦大佳。夢霞得筠倩，可以相償，筠倩得夢霞，亦可以無怨。我處其間，得以脫然無累，薦賢自代，計無有善於此者。此時梨娘，心地大開，病容若失，一種愉快之顏色，猝然見於面。旁坐之筠倩，方恐以前言傷梨娘心，注目視梨娘，覘其喜怒。既見其梨容含笑，心中若甚豫者，正不解其作何思想，有何感觸，而遽改病態為歡容也。梨娘思忖半晌，心雖快而口難宣，筠倩亦默不一聲，四目互射，相對無言。

梨娘視筠倩良久，忽覺其笑容漸斂，其意又若大失望者。蓋念及筠倩平日頗自矜貴，性情落落難合，與夢霞又無一面之交、一言之契。彼方心醉自由，在外就學者一年，相識必多，其心中安知不已有如意郎君。我若強為作合，干涉其自由，彼必不允，豈非徒費心機、空勞唇舌？至夢霞一方面亦屬難行，讀其誓書，苦心孤憤，矢志終身，已有騎虎難下之勢，百計諷勸，總歸無效。恨重於山，心堅如石，其情專、其志決矣。今我忽欲強其求婚於筠倩，彼必曰：我言既出，萬悔莫追。爾既為我知己，不當再以此言相聒。若是我復將以何辭繼之？循是以思，則此事於兩方面，均有阻礙，不待發表，而可知其事之決裂也。梨娘轉念至此，頃刻間又眉峰壓恨，眼角牽愁，一場好夢，丟入華胥國中去矣。繼而又自念曰：山窮水盡，僅有此一絲生路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盡心力而為之可耳。幸而成，則三人皆得其所。不幸而不成，則筠倩自有佳婿，夢霞終歸，亦當無怨，而吾心亦可以釋然矣。